

■关 注

科幻文学的中国景语、情语、哲语

——从朱宇清《物换星移》谈开去

■陈若谷

朱宇清长篇小说《物换星移》所描绘的宏大宇宙有七个相距遥远的星系,多达三万颗星球,它们的风貌或雄浑或缥缈,相互之间以时空感融科技阡陌交通。在无法预知的风险中,一群特殊的生命带着守护星界和平的伟大任务穿梭于数亿光年的宇宙瀚海。从跨越星系的权力争夺,到扑朔迷离的战争武器,再到普通星民的喜怒哀乐,这是一部包罗了技术发展、生存反思和文明审视的作品。

宇宙江湖的侠义叙事

同许多科幻小说一样,《物换星移》也把想象放置于寥廓的太空,探讨科技发展与生命存在的未来。在对宇宙级别战争的想象中,防不胜防的蜉蝣计划、插翅难逃的追光打击,还有碾压万物的星空茧房,将在文学史上留下震撼人心的战争场景。如果说刘慈欣《三体》基于宇宙社会学和未来史学而参透了星球竞争的原理,那么《物换星移》就为宏大的战争提出了相应的执行方案,基于生存目的的文明争夺,总是少不了排兵布阵、兵不厌诈或者田忌赛马。在严酷的高压之下,异能者的存在带来一股温暖清新的风。所谓异能者,即具有超强机能的生命,异能人士组成了幽草落、仙菌落等七个部落,散落于七大星系,如红尘星界的地球就有飞花落,其组织坐落在长安。每个部落都派有特别代表组成七界联境,驻扎于紫陌星界,由科诗世界进行管理。这可类相比于江湖侠客们聚集形成的武学流派,和“侠之大者”以武犯禁、为国为民的选择一样,异能者以保护普通星民为使命,不为哪一方服务。因此,他们抗拒被称作“署”而坚持使用部落的“落”字。这不难令中国读者察觉出其中那个熟悉的设定——一个侠义道德的世界正浮现于群雄争霸的宇宙帷幕之前。

宇宙版江湖里的七大门派,他们的组织形态、价值准则、内部关系,都深深烙着中国传统江湖文化的印记。联境虽受到科诗世界的管理和各种宇宙公约框架的约束,但真正激荡在成员们心中的还是道义。这就是为何书中对于这些异能者的指称为“士”,他们虽是碳基生物,却是孕育于宇宙伟力的智慧生命,因此以“士”称呼不仅是在说他们对宇宙和平的守卫之姿,更直指成员们的共同信仰。更迭的权杖不会牵引他们的目光,其“侠义”早已超越地域、种族,指向对所有生命的关怀。

风雪连天射白鹿,幻影七色行侠客。当出生于地球的异能者泛漉目睹了早海星球的星民将形似地球人的动物“泥泥”视为毫无尊严的玩物,她毅然决然地拔刀相助,虽险些暴露身份破坏任务,但这是少年英雄滚烫热血里的义气冲动。在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执行隐秘的任务之间,血肉之躯的英雄必然遭遇良知对理性的拉扯。在这样的背景下,七界联境的异能者们要在自己所应当肩负的责任面前,反复衡量自己应为、能为及不可为,并最终确定使客团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内涵。

生命本体视野下的科技反思

在瞬息万变的情形下,朱宇清为何将寻求生命尊严的目光投射在这样一群宇宙异客身上?从远古走来的人类,曾将许多事物视为对自身的威胁,从《弗兰肯斯坦》开始,人造物带来的惘惘的焦虑已矗立于未来,与人类遥遥相望。“赛博格”想象在20世纪60年代太空探索的狂飙情绪下盎然挺立,似乎宣告了人机共生的美好前景,人能够依靠理性带来的科技力量。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纪元悄然来临,但在进化链条上,对于智慧生命的命名已经进无可进,人们反而在迟疑中表达着自己的欢欣和恐惧。《物换星移》在这个时代再提此事,恰是对当下后人类困境的回应。

小说中最先登场的超级武器是超子场感应枪,它能够在弹指之间攻击集群目标,且因基于粒子超弦理论研造,也叫“超弦琴”,但超子场感应武器的天敌竟是只会对其刀砍斧凿的普通碳基生物。在科技发展到极致的时刻,超级武器竟然对自身最基



《物换星移》,朱宇清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2月

本的功能进行了阉割,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正如《沙丘》的“屏蔽场”设定使得高速武器失灵,竟伤不到对方纤毫,反而是近战冷兵器才能缓慢穿透屏蔽场一招制胜。因此,最传统的江湖流派却在技术登峰造极的时代应运而生,这种想象可能是对智慧生命身体机能将在科技辅助之下不断自行退化的一种理性预估——也许只是作者的一时幽默,却深具辩证色彩。

生命当然期待修复或者变强,但被金属、硅胶、电子合成出的肌肉行为与神经反应,还属于生命面对外界的自然回响吗?特修斯之船的哲学命题追问的就是生命意识的同一性。生命与非生命的临界点在哪里,改造后的智慧生命在多大意义上还是原来的那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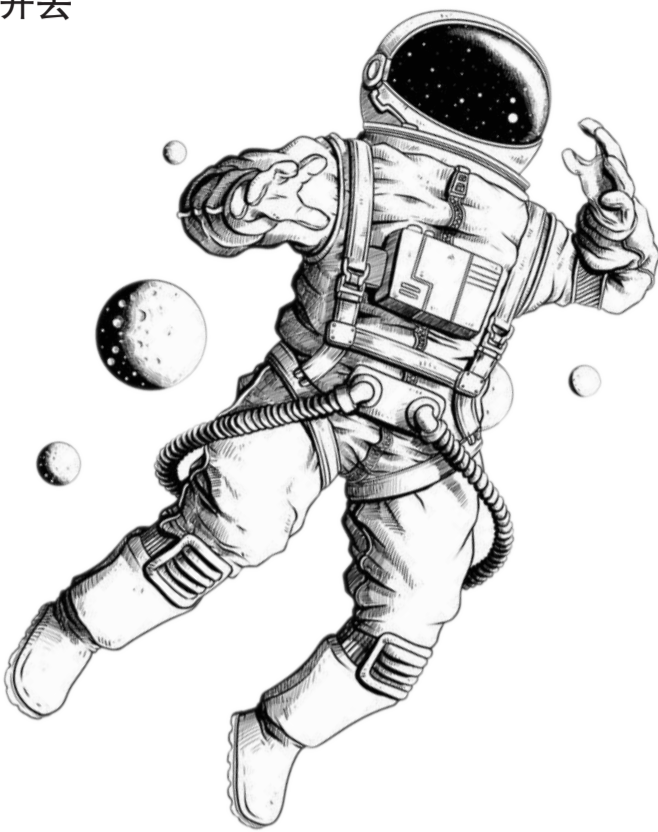
已经在执行任务中死过一次的空流,他困惑于“我”到底是什么,虽然被复活后的身体没有任何差异,但试想,当肉身被撕成碎片碾为齑粉之后,他的感情和记忆就无根地漂浮在暗黑星空吗?置换之后的身体还能解释他的喜怒哀乐吗?《哪吒2》中太乙真人用藕节重新锻造哪吒,哪吒归来仍然记得恩情和仇恨,睁开眼之后没有片刻陷入迷茫。而空流却被久久地与真相隔离。连“活着”的定义都被科技权力重构,在生和死之间横亘着科技的霸权工具,个体如何锚定自身存在的意义?

西方科幻对生命意识的探讨,常陷入存在主义的焦虑。从《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到《神经漫游者》,无不是在追问人的灵魂究竟寓于何处。“缸中之脑”的假设更是剑指头脑意识之人作为构建的可能,其核心矛盾是个体在科技异化中对于存在合法性的强烈焦灼。因此,“身份政治”的窠臼必将牢牢捕获每一颗心灵。在经久不衰的漫威系列作品变种人故事里,他们的行为往往遵循了融合与对抗的二元对立模式,这是因为存在的本身需要某种固定的身份认同。《物换星移》的异能者们虽也经历“我是谁”的困惑,但拨开自己是特殊的合成生命、第三物种这个惊天疑云后,他们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回荡千年的“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在伟大的使命面前寻到了答案。

文化自觉的中国科幻样本

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科幻文学,自晚清以降,就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科幻作者将许多培育于其他文明土壤的未来意象移栽到我们的土地上。但随着中国这艘大船在百年变局中驶向现代,开眼看世界之后,也学会了反观己身,欣赏自己的文化风景。近年来,一些似乎不那么“像”科幻的科幻作品冒出头来,《物换星移》就是其中一份科幻样本。

中国科幻在20世纪现代化的大潮中念兹在兹于器物的追赶,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物换星



移》等的探索,不仅在于其宇宙尺度的政治博弈与科技想象,更在于它用中国哲学的智慧、传统文化的语码,拓宽了一条广阔的新路。由文明反思的观念牵引着,《物换星移》开拓了以中国文化景观和中国哲学智慧为经纬编织而成的太空歌剧形式,其中有硬核的技术,比如蜉蝣病毒、追光打击、乌云计划,又有欲言又止的眷恋与含蓄隽永的爱意。被如此高山流水的潜静气息洗濯磨淬后,这部中国式科幻小说的叙事才能最终落脚于中华文明。

七界联境的异能者们,他们的名字绝非随意的代号、编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浓缩。“空流”“尘浪”“红尘外”,皆是从古典意象里生长出来的枝叶,虽然他们并非地球人类,更不是中国人,但作者将我们文化中最空灵的诗性赋予了他们,比如空流的名字对应“击空明兮溯流光”,这缕丝成片的文化符号构建了一个反科技异化的意义系统。异能者们,以景致在心上投射的情绪得来,“景情论”继承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美学传统。这不单是凸显了剑客的潇洒、文人的诗意,更有一种面对生命特有的庄重。

中国古典文化是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这套既有星辰级别的宏大、又有人间味道的踏实,双向生长出的价值理念和美学形态。这就是为何空流等人放弃自己至上英雄的荣耀身份,却以最平凡质朴的理由去面对夸克圣祖。首座微禾在为和平牺牲之前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挚爱:即便是被当作一颗弃子也无怨无悔,为了和平,“我何其有幸!”棋子如何,弃子又怎样?异能侠士始终将答案锚定在实践而非思辨中——他们认同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做什么”。

为了赎罪,空流带领金杖星球迁徙至遥远的未知暗域,这颗星球必须为重生机会付出孤悬的代价。但只有自外于纷争的权力逐鹿,甘于寂寞,生命才能向内探求,寻找自己真正的意义。一切的争斗、愤恨和不舍都将被彻底放下。空流如何为这前途叵测的星球找到死生间的平衡尚未可知,他们求“道”的路还很遥远。“虚空计划”探讨的不仅是物种竞争,更是文明存续的伦理困境,二者累加才是完整的“物竞天择”。物种变换、星系腾挪,《物换星移》暗喻更迭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尝试着对文明继续进行更为壮丽的宏大思辨。

一树繁花,鸿影凸心。《物换星移》不仅有科幻满天星辰的浪漫,更凸显了中国智慧在宇宙尺度上的生命力。当侠士在星际大战中遵行江湖道义,当机械文明孕育出诗翁谪仙,当非物质场被装进紫金红葫芦,跨文明的叙事实验正在为中国科幻徐徐展开古老又新鲜的各种可能。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物语皆哲语。反身求己的文化自觉,或许正是中国科幻突破文化壁垒、建立话语体系的关键,也是真正融入世界科幻的转换。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评 论

糖匪《光的屋》讲述了一个关于恐惧、罪责、遗忘与救赎的故事。未知的罪如影随形,紧跟女主人公旖蒙的步伐。故事中那栋奇怪的建筑“光屋”是男主人公丁未用摄影作品建构的“记忆女神图集”,在一个过往图像盘根错节,安静得令人惊心动魄的二楼,男女主人公在伸手不见彼此的一楼共居了许久。

小说的叙事策略具备一种记忆的建筑性,如同一座废弃的、不断崩塌又不断被重构的集体记忆宫殿,它建立在一连串序列性的错过、过错和错构之上:故事开始于女主人公旖蒙的逃亡,她为什么要逃?她究竟做了什么?读者并不知晓,直到故事的终局。然而,开篇的叙述声音来自旖蒙的前男友付远。这个与女主角父亲有着同样名字,总是遥远、疏离而明媚的英俊青年,明知道女友身在何处却不断延迟着他的找寻。一场蓄意的错过,好像一个月亮、准时、将未来表格化的游泳池,明智地拒斥着那黑色的、无尽延迟的海水。

小说的故事得以在这份近乎仁慈的残酷延迟之中展开自身。事实上,我们需要抽丝剥茧才能看清女主人公旖蒙:她被叙事声音的复合和交错所裹挟,在这个临时性结构中,栖居于付远的声音和男主角前女友煌的声音两面夹击。由此,移情与歌德意义上的“亲和力”构成了全书的叙事动力学,经由两对情侣的镜像与交错开启转化,铺开一条背叛与逃亡、自我惩罚与自我救赎的荆棘之路。无论在叙事结构抑或内容层面,旖蒙以其平淡躯壳下高强度的执拗灵魂成功地实现了逃亡,从两种并不属于她的叙事声音中流泻而出,拒绝直面存在中致命的疾病。

故事的主体关乎旖蒙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恐惧下如何进行遗忘、如何只身逃离至橘岛上开始一段和过往毫不相干的生活。这里的“开始”缓慢而苍茫,正如小说中永远在脚下的大海,不动声色却暴烈无比,侵蚀着意识的堤坝。如同被遗弃的动物般,旖蒙被丁未捡回公寓,度过了昏睡的半年,又被转移到丁未那栋如外星生物般奇特的、漆黑无比的光屋。旖蒙在橘岛中心那间名叫“排骨”的西餐厅开始了她继实验员工作后真正擅长的职业,一名餐厅女侍应生。她抽离自身又顺应万物,看着一批又一批作为景观的过客或常客,在清淡而深广的友谊中栖身,周而复始。每当搁浅于人际的对话,自然而然抵达那日常崩解的边缘时,面对旁人所不可见却近在咫尺的深渊,旖蒙的思绪便会飞奔,兀自开始讲述一段科幻故事,以某种近乎寓言的方式,勾勒并修复着日常生活的废墟。

糖匪或者她笔下说故事的女人以巴洛克式的科幻叙事插入,让我们不被日常的叙事逻辑扼住咽喉,得以在日常废墟的末日星丛下露营睡去,不至失眠。童年的旖蒙通过亡母热爱的科幻读物,在父亲的疏离中为自己搭一间有温度的叙述小屋;成年后的旖蒙则攫住这些日常中的顿点、停滞和塌陷瞬间,开启以微科幻叙事为载体的、迷你的日常星际逃亡之路。这是她的玩笑,是她的抵抗,同时也是迎头直面海之无限在场的、视死如归的、存在的勇气。这些科幻的时刻立于小说的叙事汪洋中,成就其自身的岛屿性。“成为岛”意味着承认海的无限在场并与其共存,日夜面对被吞噬的危险,并在其中静静绽放。

丁未的前女友煌光亮耀眼,曾照亮全岛年轻人的青春。然而,有一天这亮光抽身离场。黑暗报复性地降临,好似一位风雨如晦的爱人。光的屋由此暗淡下来,被关闭的二楼守着一个逝去的时代。丁未驻留在这座奇特的建筑,固守着创伤原初的现场,整夜失眠。光屋二楼的暗室和走廊如同一个档案馆,放满了不能被惊动的初始之物。然而有一天,他将旖蒙带了进来,又有一天他给了旖蒙那个他用来记录无数过往的相机。就此,旖蒙将摄影作为修行,走遍了橘岛的角落,记录一切没有人和物的存在,将人影隔绝在她的胶片外,除了那

在岛屿的星丛下露营睡去

——评糖匪《光的屋》
■吴 怡



张被藏匿起的、丁未逆光的远影。作者借由摄影所呈现的,是一种显影的存在论,以此来召唤、转换那些消逝的物质。失焦下青春叙事的三位一体——歇斯底里、历史、滞后性——共同将旖蒙刺破日常的永恒时间性呈现在绵延的空间中。

除了煌,旖蒙在存在之逃亡中的双生姐妹,那头丁未耗尽生命去救的、水族馆中发疯的海豚也是旖蒙的双重人格。海豚发了疯,无法安身于水族馆,也无法回到大海,只能靠抗生素维持生存,在两难的绝境中露出绝望的笑容,吓唬着玻璃罩外的看客。丁未将旖蒙当成一头发疯的海豚在救助,也将她当成曾抛弃自己的煌在理解和守护、宽恕和救赎。

从橘岛出走的煌自成一个孤岛,走遍世界,无处安身,被困于那艘名叫罪的幽灵船。正如旖蒙每身身处日常语言的尽头,便会诉诸微科幻的叙事插入,全书最隐秘、最重大的叙事内核反倒来自煌最终的讲述。糖匪很清楚,存在主义小说是科幻最好的载体,因为两者共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末日感,当下即绝地,而第一人称要做的就是踏破这绝地,在日常生活的星际间启动一场存在的逃亡。风暴后是劫后余生的平淡,终于可以和自己挥手再见,终于可以和过往笑着重逢,终于可以跟世界,说出我做了什么。

如果说奥德修斯或归家是男性史诗的范本,存在中的逃亡则是女性史诗的母题。糖匪以《光的屋》为每一个被外在自我围困的我们照出一条存在中的逃亡之路。(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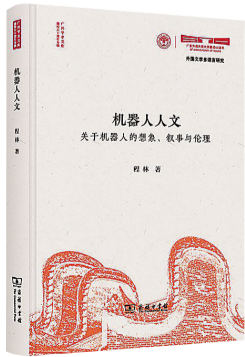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凌晨著,《地球频道猫专栏》,科学普及出版社,2025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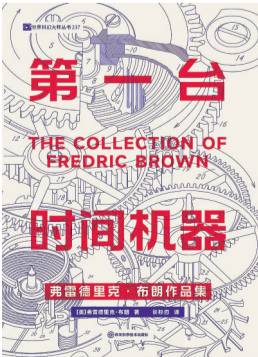
该书精选科幻作家凌晨的11篇短篇科幻小说,以一只猫的视角为串联,以“小切口、大格局”的手法为科技设定注入浓厚的中国式人情味。小说将色香味俱全的民间生活融入科幻场景,让未来世界有了可触摸的文化归属感,探讨了未来科技进步终究是为了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更好地安放人类温情的主题。这种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思辨,让小说的科幻内核有了烟火气的支撑,也让“未来”回归了人的本质需求。

程林著,《机器人人文》,商务印书馆,2025年10月



该书是一部从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出发,具有跨学科意识的专著。主要以国内外文学、影视、哲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为研究素材,同时关注机器人科技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动态。全书主体共分为七部分,分别为概念篇、历史篇、理论篇、文化篇、性别篇、情感篇、伦理篇。细致解读机器人所具有的人文属性,推进我们对机器人的人文理解。附录提供“机器人人文”“恐惑谷”“机器人三法则”“机器人文化”等一系列与机器人相关的科技人文概念的简要解析。

[美]弗雷德里克·布朗著,《第一台时间机器》,长杉刃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1月



弗雷德里克·布朗不仅是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科幻作家代表之一,也是一位推理、悬疑作家,以悬疑、幽默和叙事实验的大胆尝试闻名。该书收录了布朗32篇不为中文读者所熟知的科幻作品,既有寥寥几句便成篇的微小说,也有体现他结构与节奏掌控力的短篇小说。作品集涵盖五个大主题,从时间旅行等经典科幻类型,到体现作者幽默和哲学思考的独特主题。这些作品结构紧凑、想象力丰富、风格多变,能在简短的篇幅中提供丰富的阅读体验,让读者充分领略“黄金时代”科幻短篇故事纯粹的魅力。

[美]安·范德米尔、杰夫·范德米尔编,《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罗妍莉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



该书汇聚了厄休拉·勒古恩、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安吉拉·卡特等外国著名作家的女性主义科幻与奇幻精华,可以被视作一部全球女性科幻思想史。书中既有风格严谨、结构精巧的叙事实验,也有富于象征意味的短篇寓言,更是对社会思想实验的大胆重构。该书不仅追踪了女性主义科幻从新浪潮的实验精神到当代多元叙事的兴起,更展示了这一文学传统如何持续重塑自身、回应时代的过程,让那些历史长河中曾被忽视的声音重新浮现,闪耀出新的光彩。